

嶺海名勝記（一）

（明）郭棐編

之山西樵

嶺海名勝記（一）

為代

佈于珠江三角各地是這

（明）郭棐編

現社會

不管是新石器製造場明代理學明中期到清代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嶺海名勝記：全6冊 / （明）郭棐編。—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4
（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
ISBN 978-7-5495-6375-3

I. ①嶺… II. ①郭… III. ①名勝古迹—介
紹—廣東省 IV. ①K928.70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029588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大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廣西南寧市高新區科園大道 62 號 郵政編碼：530007）

開本：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張：84.75 字數：660 千字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288.00 元（全六冊）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

顧問：梁廣大 蔣順威 陳春聲

主編：溫春來 梁耀斌 梁全財

副主編：黃國信 黃頌華 梁惠顏 鄺倩 倪俊明 林子雄

編委：（按姓名拼音排序）

陳琛 陳俊勳 陳榮全 關祥 黃國信 黃浩森

黃頌華 鄺倩 李樂 李啟銳 黎三牛 黎耀坤

梁惠顏 梁結霞 梁全財 梁耀斌 林少青 林兆帆

林子雄 劉國良 龍華強 倪俊明 歐美萍 區權章

潘國雄 任建敏 任文倉 譚國洪 溫春來 吳國聰

肖啟良 余兆禮 張國英 張傑龍 張明基 周廣佳

叢書總序

溫春來 梁耀斌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套圍繞佛山市南海區西樵鎮編修的叢書。爲一個鎮編一套叢書並不出奇，但爲一個鎮編撰一套多達兩三百種圖書的叢書可能就比较罕見了。編者的想法其實挺簡單，就是要全面整理西樵鎮的歷史文化資源，探索一條發掘地方歷史文化資源的有效途徑。最後編成一套規模巨大的叢書，僅僅因爲非如此不足以呈現西樵鎮深厚而複雜的文化底蘊。叢書編者秉持現代學術理念，並非好大喜功之輩。僅僅爲確定叢書框架與大致書目，編委會就組織七八人，研讀各個版本之西樵方志，通過各種途徑檢索全國各大公藏機構之古籍書目，並多次深入西樵鎮各村開展田野調查，總計歷時六月餘之久。隨着調研的深入，編委會益發感覺到面對着的是一片浩瀚無涯的知識與思想的海洋，於是經過反復討論、磋商，決定根據西樵的實際情況，編修一套有品位、有深度、能在當代樹立典範並能夠傳諸後世的大型叢書。

天下之西樵

明嘉靖初年，浙江著名學者方豪在《西樵書院記》中感慨：「西樵者，天下之西樵，非嶺南之西樵

也。』^①此話係因當時著名理學家、一代名臣方獻夫而發，有其特定的語境，但卻在無意之間精當地揭示了西樵在整個中華文明與中國歷史進程中的意義。

西樵鎮位於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佛山市南海區西南部，北距省城廣州約60多公里，以境內之西樵山而得名。西樵山由第三紀古火山噴發而成，山峰石色絢爛如錦。相傳廣州人前往東南羅浮山採樵，謂之東樵，往西面錦石山採樵，謂之西樵，『南粵名山數二樵』之說長期流傳，在廣西俗語中也有『桂林家家曉，廣東數一樵』之句。珠江三角洲平野數百里，西樵山拔地而起於西江、北江之間，面積約12平方公里，中央主峰大科峰海拔340餘米。據說過去大科峰上有觀日臺，雞鳴登臨可觀日出，夜間可看到羊城燈火。如今登上大科峰，一覽山下魚塘河涌縱橫，闐闐閭閻錯落相間，西、北兩江左右為帶。^②

西樵山幽深秀麗，是廣東著名風景區。然而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以她為核心的一塊僅有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中國歷史的長時段中，不斷產生出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文化財富以及能夠成為某個時代標籤的歷史人物。珠江三角洲是一個發育於海灣內的複合三角洲，其發育包括圍田平原和沙田平原的先後形成過程。西樵山見證了這一過程，並且在這一廣闊區域的文明起源與演變的歷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為多次噴發後熄滅的古火山丘，組成西樵山山體的岩石種類多樣，其中有華南地區並不多見的霏細岩與燧石，這兩種岩石因石質堅硬等原因，成為古人類製作石器的理想材料。大約6000年前，當今天的珠江三角洲還是洲潭遍佈、一片汪洋的時候，這一片地域的史前人類，就不約而同地彙集到優質石料蘊藏豐富的西樵山，尋找製造生產工具的原料，留下了大量打製、磨製的雙肩石器 and 大批有人工打擊痕跡的石片。在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

① 方豪：《棠陵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4冊），卷3，《記·西樵書院記》。

② 參見曾騏《珠江文明的燈塔——南海西樵山考古遺址》，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

先生看來，當時的西樵山是我國南方最大規模的採石場和新石器製造基地，北方只有山西鵝毛口能與之比肩，因此把它們並列為中國新石器時代南北兩大石器製造場^①，並率先提出了考古學意義上的「西樵山文化」^②。以霏細岩雙肩石器為代表的西樵山石器製造品在珠三角的廣泛分佈，意味着該地區「出現了社會分工與產品交換」^③，這些凝聚着人類早期智慧的工具，指引了嶺南農業文明時代的到來，所以有學者將西樵山形象地比喻為「珠江文明的燈塔」^④。除珠江三角洲外，以霏細岩為原料的西樵山雙肩石器，還廣泛發現於粵西、廣西及東南亞半島的新石器至青銅時期遺址，顯示出瀕臨大海的西樵古遺址，不但是新石器時代南中國文明的一個象徵，而且其影響與意義還可以放到東南亞文明的範圍中去理解。

不過，文字所載的西樵歷史並沒有考古文化那麼久遠。儘管在當地人的歷史記憶中，南越王趙佗陪同漢朝使臣陸賈游山、唐末曹松推廣種茶、南漢開國皇帝之兄劉隱宴遊是很重要的事件，但在留存於世的文獻系統中，西樵作為重要的書寫對象出現要晚至明代中葉，這與珠江三角洲在經濟、文化上的崛起是一脈相承的。當時，著名理學家湛若水、霍韜以及西樵人方獻夫等在西樵山分別建立了書院，長期在此讀書、講學，他們的許多思想產生或闡釋於西樵的山水之間，例如湛若水在西樵設教，門人記其所言，是為《樵語》。方獻夫在《西樵遺稿》中談到了他與湛、霍二人在西樵切磋學問的情景：「三（書）院鼎峙，予三人常來往，講學其

① 賈蘭坡、尤玉柱：《山西懷仁鵝毛口石器製造場遺址》，《考古學報》，1973年第2期。

② 賈蘭坡：《廣東地區古人類學及考古學研究的未來希望》，《理論與實踐》，1960年第3期。

③ 楊式挺：《試論西樵山文化》，《考古學報》，1985年第1期。

④ 曾騏：《珠江文明的燈塔——南海西樵山考古遺址》，第30—42頁。

間，藏修十餘年。』^①王陽明對三人的論學非常期許，希望他們珍惜機會，時時相聚，為後世儒林留下千古佳話，他致信湛若水時稱：「叔賢（即方獻夫）志節遠出流俗，渭先（即霍韜）雖未久處，一見知為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卻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復惜後人也！」^②西樵山與作為明代思想與學術主流的理學之關係，意味着她已成為一座具有全國性意義的人文名山，這正是方豪『天下之西樵』的涵義。清人劉子秀亦云：「當湛子講席，五方問業雲集，山中大科之名，幾與嶽麓、白鹿鼎峙，故西樵遂稱道學之山。」^③方豪同時還稱：「西樵者，非天下之西樵，天下後世之西樵也。」一語道出了人文西樵所具有的長久生命力。這一點方豪也沒有說錯，除上述幾位理學家外，從明中葉迄今，還有眾多知名學者與文章大家，諸如陳白沙、李孔修、龐嵩、何維柏、戚繼光、郭棐、葉春及、李待問、屈大均、袁枚、李調元、溫汝適、朱次琦、康有為、丘逢甲、郭沫若、董必武、秦牧、賀敬之、趙樸初等等，留下了吟詠西樵山的詩、文，今天我們走進西樵山，還可發現170多處摩崖石刻，主要分佈在翠岩、九龍岩、金鼠壟、白雲洞等處。與西樵成為嶺南人文的景觀象徵相應的是山志編修。嘉靖年間，湛若水弟子周學心編纂了最早的《西樵山志》，萬曆年間，霍韜從孫霍尚守以周氏《樵志》「誇誕失實」之故而再修《西樵山志》，清初羅國器又加以重修，這三部方志已佚失，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是乾隆初年西樵人士馬符錄留下的志書。除山志外，直接以西樵山為主題的書籍尚有成書於清乾隆年間的《西樵遊覽記》、道光年間的《西樵白雲洞志》、光緒年間的《紀遊西樵山記》等。

① 方獻夫：《西樵遺稿》，康熙三十五年（1696）方林鶴重刊本，卷6，《石泉書院記》。

② 王陽明：《王文成全書》，四庫本，卷7，《文錄·書一·答甘泉二》。

③ 劉子秀：《西樵遊覽記》，道光十三年（1833）補刊本，卷2，《圖說》。

晚清以降，西樵山及其周邊地區（主要是今天西樵鎮範圍）產生了一批在思想、藝術、實業、學術、武術等方面走在中國最前沿的人物，成爲中國走向近代的一個縮影。維新變法領袖康有爲、一代武術宗師黃飛鴻、民族工業先驅陳啟沅、「中國近代工程之父」詹天佑、清末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的戴鴻慈、「嶺南第一才女」冼玉清、粵劇大師任劍輝等西樵鄉賢，都成爲具有標志性或象徵性的歷史人物。

事實上，明代諸理學家講學時期的西樵山，已非與世隔絕的修身之地，而是與整個珠江三角洲的開發聯繫在一起的。西樵鎮地處西、北江航道流經地域，是典型的嶺南水鄉，境內河網交錯，河涌多達100條，總長度120多公里，將鎮內各村聯成一片，並可外達佛山、廣州等地。^①傳統時期，西樵的許多墟市，正是在這些水邊興起的。今鎮政府所在地官山，在正德、嘉靖年間已發展成爲觀（官）山市，是爲西樵有據可查的第一個墟市。據統計，明清時期，全境共有墟市18個。^②西樵山上的石材、茶葉可通過水路和墟市，滿足遠近各方的需求。一直到晚清之前，茶業在西樵都堪稱舉足輕重，清人稱「樵茶甲南海，山民以茶爲業，鬻茶而舉火者萬家」^③。當年山上主要的採石地點，後由於地下水浸漫而放棄的石燕岩洞，因生產遺跡完整且水陸結合而受到考古學界重視，成爲繼原始石器製造場之後的又一重大考古遺址。

水網縱橫的環境使得珠江三角洲堤圍遍佈，西樵山剛好地處橫跨南海、順德兩地的著名大型堤圍——桑園圍中，而且是桑園圍形成的地理基礎之一。歷史時期，西、北江的沙泥沿着西樵山和龍江山、錦屏山等海灣中島嶼或丘陵臺地旁邊逐漸沉積下來。宋代珠江三角洲沖積加快，人們開始零零星地修築一些「秋欄基」

① 《南海市西樵山旅遊度假區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8—192頁。

② 《南海市西樵山旅遊度假區志》，第393頁。

③ 劉子秀：《西樵遊覽記》，卷10，《名賢》。

以阻擋潮水對田地的浸泛，這就是桑園圍修築的起因。^①明清時期在桑園圍內發展起了著名的果基、桑基魚塘，使這裡成爲珠江三角洲最爲繁庶之地。不難想象僅僅在幾十年前，西樵山還是被簇擁在一望無涯的桑林魚塘間的景象。如今桑林雖已大都變爲菜地、道路和樓房，但從西樵山山南路下山，走到半山腰放眼望去，尚可看見數萬畝連片的魚塘，這片魚塘現已被評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單位，是珠三角地區面積最大、保護最好、最爲完整的（桑基）魚塘之一。

桑基魚塘在明清時期達於鼎盛，成爲珠三角經濟崛起的一個重要標志，與此相伴生的，是另一個重要產業——縲絲與紡織的興盛。聯繫到這段歷史，由西樵人陳啟沅在自己的家鄉來建立中國第一家近代機器縲絲廠就在情理之中了。開廠之初，陳啟沅招聘的工人，大都來自今西樵鎮的簡村與吉水村一帶，而陳啟沅本人，也深深介入到了西樵的地方事務之中。^②從這個層面上看，把西樵視爲近代民族工業的起源地或許並非溢美之辭。但傳統縲絲的從業者數量仍然龐大，據光緒年間南海知縣徐賡陞的描述，當時西樵一帶以紡織爲業的機工有三四萬人。^③作爲產生了黃飛鴻這樣深具符號性意義的南拳名家的西樵，武術風氣濃厚，機工們大都習武，並且圍繞錦綸堂組織起來，形成了令官府感到威脅的力量。民國初年，西樵民樂村的程姓村民，對原來只能織單一平紋紗的織機進行改革，運用起綜的小提花和人力扯花方法，發明了馬鞍絲織提花絞綜，首創具有扭眼通花團的新品種——香雲紗，開創苧紗綢類絲織先河。香雲紗輕薄柔軟而富有身骨，深受廣州、上海、南京等地富人喜歡，在歐洲也被視爲珍品。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香雲紗發展的黃金時期，如民樂林村

① 曾少卓：《桑園圍自然背景的變化》，中國水利學會等編《桑園圍暨珠江三角洲水利史討論會論文集》，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年，第51頁。
② 陳天傑、陳秋桐：《廣東第一間蒸汽縲絲廠繼昌隆及其創辦人陳啟沅》，載《中華文史資料文庫》第12卷《經濟工商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784—787頁。

③ 徐賡陞：《辦理學堂鄉情形第二稟》，載《皇朝經世文續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卷83，《兵政·剿匪下》。

程家一族500人，除一人務農之外，均以織紗為業。^① 隨着化纖織物的興起，香雲紗因工藝繁複、生產週期長等原因失去了競爭力，但作為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受到保護。西樵不僅在中國近代紡織史上地位顯赫，而且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1998年，中國第一家紡織工程技術研發中心在西樵建成。2002年12月，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授予西樵『中國面料名鎮』稱號。^② 2004年，西樵成爲全國首個紡織產業升級示範區，國家級紡織檢測研發機構相繼進駐，紡織產業創新平臺不斷完善。^③ 據不完全統計，西樵整個紡織行業每年開發的新產品有上萬個。^④

除上文提及的武術、香雲紗工藝外，更多的西樵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各種信仰與儀式。西樵信仰日衆多，其中較著名者有觀音開庫、觀音誕、大仙誕、北帝誕、師傅誕、婆娘誕、土地誕、龍母誕等。據統計，全鎮共擁有105處民間信仰場所，其中除去建築時間不詳者，可以明確斷代的，建於宋代的有3所，即百西村六祖廟、西邊三帝廟、牌樓周爺廟；建於元明間的有一所，即河溪北帝廟；建於明代的有2所，分別是百西村北帝祖廟和百西村洪聖廟；建於清代的廟宇有28所；其餘要麼是建於民國，要麼是改革開放後重建，真正的新建信仰場所寥寥無幾。^⑤ 除神廟外，西樵的每個自然村落中都分佈着數量不等的祠堂，相較於西樵山上的那些理

① 《南海市西樵山旅遊度假區志》，第323頁。

② 《南海市西樵山旅遊度假區志》，第303—304頁。

③ 《西樵紡織行業加快自主創新能力》，見中國紡織工業協會主辦、中國紡織信息中心承辦之『中國紡織工業信息網』：<http://news.ctei.gov.cn/zxzx—lmxx/12495.htm>。

④ 《開發創新走向國際 西樵紡織企業年開發新品上萬個》，見中國紡織工業協會主辦、中國紡織信息中心承辦之『中國紡織工業信息網』：<http://news.ctei.gov.cn/zxzx—lmxx/12496.htm>。

⑤ 梁耀斌：《廣東省佛山市西樵鎮民間信仰的現狀與管理研究》，中山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

學聖地，神靈與祖先無疑更貼近普通百姓的生活。西樵的一些神靈信仰日，如觀音誕、大仙誕，影響遠及珠江三角洲許多地區乃至香港，每年都吸引數十萬人前來朝聖。

傳統文化的基礎工程

上文對西樵的一些初步勾勒，揭示了嶺南歷史與文化的幾個重要面相。進而言之，從整個中華文明與中國歷史進程的角度去看，西樵在不同時期所產生的文化財富與歷史人物，或者具有全國性意義，或者可以放在中華文明統一性與多元化的辯證中去理解，正所謂「西樵者，天下之西樵，非嶺南之西樵也」。不吝人力與物力，將博大精深西樵文化遺產全面發掘、整理並呈現出來，是當代西樵各界人士以及有志於推動嶺南地方文化建設的學者們的共同責任。這決定了《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不是一個簡單的跟風行爲，也不是一個隨便的權宜之計。叢書是展現給世界看的，也是展現給未來看的，我們力圖把這片浩瀚無涯的知識寶庫呈現於世人之前，我們更希望，過了很多年之後，西樵的子孫們，仍然能夠爲這套叢書而感到驕傲，所有對嶺南歷史與文化感興趣的人們，能夠感激這套叢書爲他們做了非常重要的資料積累。根據這一指導思想，經過反復討論，編委會確定了叢書的基本內容與收錄原則，其詳可參見叢書之「編撰凡例」，在此僅作如下補充說明。

叢書尚在方案論證階段，許多知情者就已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名之爲「西樵版四庫全書」，這個有趣的概括非常切合我們對叢書品位的追求，且頗具宣傳效應，是對我們的一種理解和鼓舞。但較之四庫全書編修的時代，當代人對文化與學術的理解顯然更具多元性與平民情懷，那個時代有資格列入「四庫」的，主要是知識精英們創造的文字資料，我們固然會以窮搜極討的態度，不遺餘力地搜集這類資料，但我們同樣重視尋常百姓書寫的文獻，諸如家譜、契約、書信等等，它們現在大都散存於民間，保存狀況非常糟糕，如果不及時搜

集，就會逐漸毀損消亡。

能夠體現叢書編者的現代意識的，還有邀請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以遵循學術規範為前提，通過深入田野調查撰寫的描述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作品。這兩部分內容加上各種歷史文獻，構成了完整的地方傳統文化資源。目前不管是學術界還是地方政府，均尚未有意識地根據這三大類別，對某個地域的傳統文化展開全面系統的發掘、整理與出版工作。在這個意義上，《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無疑具有較大開拓性、前瞻性與示範性。叢書編者進而提出了『傳統文化的基礎工程』這一概念，意即拋棄任何功利性的想法，扎扎實實地將地方傳統文化全面發掘並呈現出來，形成能夠促進學術積累並能夠傳諸後世的資料寶庫，在真正體現出一個地方的文化深度與品位的同時，為相關的文化產業開發提供堅實基礎。希望《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的推出，在這個方面能產生積極影響。

高校與地方政府合作的成果

西樵人文底蘊深厚，這是叢書能夠編撰的基礎；西樵鎮地處繁華的珠江三角洲，則使得叢書編撰有了充足的物質保障。然而，這樣浩大的文化工程能夠實施，光憑天時、地利是不夠的，一群志同道合的有心者所表現出來的『人和』也是非常關鍵的因素。

2009年底，西樵鎮黨委和政府就有了整理、出版西樵文獻的想法，次年一月，鎮黨委書記邀請了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幾位教授專程到西樵討論此事。通過幾天的考察與交流，幾位鎮鎮領導與中大學者一致認定，以現代學術理念為指導，為了全面呈現西樵文化，必須將文獻作者的範圍從精英層面擴展到普通百姓，並且應將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也包括進來，形成一套《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為了慎重起見，

決定由中大歷史學系幾位教授組織力量進行先期調研，確定叢書編撰的可行性與規模。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調研組將成果提交給西樵鎮黨委，由相關領導與學者坐下來反復討論、修改、再討論……，並廣泛徵求西樵地方文化人士的意見，與他們進行座談。歷時兩個多月，逐漸擬定了叢書的編撰凡例與大致書目，並彙報給南海區委、區政府與中山大學校方，得到了高度重視與支持。2010年9月底，簽定了合作協議，組成了《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決定由西樵鎮政府出資並負責協調與聯絡，由中山大學相關學者牽頭，組織研究力量具體實施叢書的編撰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是近年來中山大學與南海區政府廣泛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並為雙方更深入地進行文化領域的合作打下了堅實基礎。2011年6月，中山大學與南海區政府決定在西樵山共建「中山大學嶺南文化研究院」，康有為當年讀書的三湖書院，經重修後將作為研究院的辦公場所與教學、研究基地。嶺南文化研究院秉持高水準、國際化、開放式的發展定位，將集科學研究、教學、學術交流、服務地方為一體，力爭建設成為在國際上有較大影響的嶺南文化研究中心、資料信息中心、學術交流中心、人才培養基地。研究院的成立，是對西樵作為嶺南文化精粹所在及其在中華文明史中的地位肯定，編撰《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也順理成章地成為研究院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在已超越溫飽階段，人民普遍有更高層次追求，同時市場意識又已深入人心的中國當代社會，傳統文化迎來了新一輪的復興態勢。這對地方政府與學術界都是新的機遇，同時也產生了值得思考的問題：如何在直接的經濟利益與謹嚴求真的文化研究之間尋求平衡？我們是追求短期的物質收穫還是長期的區域形象？當各地都在弘揚自己的文化之際，如何將本地的文化建設得具有更大的氣魄和胸襟？《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或許可以視為對這些見仁見智問題的一種回答。

叢書編撰凡例

一、本叢書的「西樵」指的是以今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西樵鎮為核心、以文獻形成時的西樵地域概念為範圍的區域，如今日之丹灶、九江、吉利、龍津、沙頭等地，均根據歷史情況具體處理。

二、本叢書旨在全面發掘並弘揚西樵歷史文化，其基本內容分為三大類別：（一）歷史文獻（如志乘、家乘、鄉賢寓賢之論著、金石、檔案、民間文書以及紀念鄉賢寓賢之著述等）；（二）非物質文化遺產（如口述史、傳說、民謠與民諺、民俗與民間信仰、生產技藝等）；（三）自然與物質文化遺產（如地貌、景觀、遺址、建築等）。擴展內容分為兩大類別：（一）有關西樵文化的研究論著；（二）有關西樵的通俗讀物。出版時，分別以《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歷史文獻系列》、《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自然與物質文化遺產系列》、《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研究論著系列》、《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通俗讀物系列》命名。

三、本叢書收錄之歷史文獻，其作者應已有蓋棺定論（即於2010年一月一日之前謝世）；如作者為鄉賢，則其出生地應屬於當時的西樵區域；如作者為寓賢，則作者曾生活於當時的西樵區域內。

四、鄉賢著述，不論其內容是否直接涉及西樵，但凡該著作具有文化文獻價值，可代表西樵人之文化成就，即收錄之；寓賢著述，但凡作者因在西樵活動而有相當知名度且在中國文化史上有一席之地，則其著述內容無論是否與西樵有關，亦收錄之；非鄉賢及寓賢之著述，凡較多涉及當時的西樵區域之歷史、文化、景觀者，亦予收錄。

五、本叢書所收錄紀念鄉賢之論著，遵行本凡例第三條所定之蓋棺定論原則及第一條所定之地域限定，且叢書編者只搜集留存於世的相關紀念文字，不為鄉賢新撰回憶與懷念文章。

六、本叢書收錄之志乘，除此次編修叢書時新編之外，均編修於1949年之前。

七、本叢書收錄之家乘，均編修於1949年之前，如係新中國成立後的新修譜，可視情況選擇譜序予以結集出版。地域上，以2010年1月1日之西樵行政區域為重點，如歷史上屬於西樵地區的百姓願將族譜收入本叢書，亦從其願。

八、本叢書收錄之金石、檔案和民間文書，均產生於1949年之前，且其存在地點或作者屬於當時之西樵區域。

九、本叢書整理收錄之西樵非物質文化遺產，地域上以2010年1月1日之西樵行政區域為準，內容包括傳說、民謠、民諺、民俗、信仰、儀式、生產技藝及各行業各戰綫代表人物的口述史等，由專業人員在系統、深入的田野工作基礎上，遵循相關學術規範撰述而成。

十、本叢書整理收錄之西樵自然與物質文化遺產，地域上以2010年1月1日之西樵行政區域為準，由專業人員在深入考察的基礎上，遵循相關學術規範撰述而成。

十一、本叢書之研究論著系列，主要收錄研究西樵的專著與單篇論文，以及國內外知名大學的相關博士、碩士論文，由叢書編輯委員會邀請相關專家及高校合作收集整理或撰寫而成。

十二、本叢書組織相關人士，就西樵文化撰寫切合實際且具有較強可讀性和宣傳力度的作品，形成本叢書之通俗讀物系列。

十三、本叢書視文獻性質採取不同編輯方法。原文獻係綫裝古籍或契約者，影印出版，並視情況添加評介、題注、附錄等；如係碑刻，採用拓片或照片加文字等方式，並添加說明；如為民國及之後印行的文獻，或影印出版，或重新錄入排版，並視情況補充相關資料；新編書籍採用簡體橫排方式。

十四、本叢書撰有《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書目提要》一冊。

總目

一	評介	
一七	嶺海名勝記（南州書樓藏明刻本）書影	
一九	王學曾序	
三三	原刊本目錄	
三七	嶺海名勝全圖	
三九	卷之一 粵會記	
一八九	卷之二 粵秀山記	
二八七	卷之三 五仙觀記	
三四九	卷之四 白雲山記	
四五三	卷之五 蒲澗記	
五〇五	卷之六 浮丘記	
六三三	卷之七 海珠記	